



老街钟表匠

□田耀东

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修钟表行当里，赵师傅是公认的状元。

他爷爷的爷爷修钟表，他祖父修钟表，他父亲修钟表，他是五代祖传。四十岁不到的人，右眼皮已被放大镜夹出深深的沟槽，说话总是小声小气，生怕出气粗壮震歪了手表齿轮。

他又是老街脸孔最白的师傅。修表要静，整天猫在玻璃橱窗里，轻易不出门。闲暇时摆弄几盆花草，也是为了怡情养性——修钟表要脾气好。

钟表是稀罕物，某人手腕上亮晶晶的一块，胜过今人开宝马车上街。赵师傅的提包里总有几十只手表提进提出，生怕放在铺子里不安全。

赵师傅长得高大壮实，据说又有拳脚，所以从没出过意外。

他每天早晨都要给钟表上发条，校正时间。从第一声钟响，到最后一声钟息，五分钟时间内，各种钟声或悠远，或清亮，或急促，或缓慢，叮叮咚咚，接连不断；如泉滴山涧，如击鼓鸣罄——照例是老街最热闹的时刻。

铺子里的落地钟一人多高，紫红色的花梨木座像矗立的尖顶教堂，硕大的铜钟摆不疾不徐，像古稀老人那样严肃认真，不急不慌。那台座钟也新奇，转一圈即有小儿出来探头探脑，做个鬼脸又转到里面去了。

闹钟有公鸡啄米，有母鸡生蛋，有猫头鹰眨眼睛……无不生动有趣。蓦

然间叮铃铃地闹起来，把人吓得一惊一乍、提神醒脑。

钟表铺明亮整洁，靠墙是落地钟和盆栽的花草，一缕幽香来自君子兰或栀子，混合着好闻的汽油味道。白平布吊的天面，两盆吊兰垂挂下来，花箭抚摸着赵师傅的工人帽——他工作时帽子戴得端端正正，屏息敛气，纵使头发丝撩拨零件，手表都会走不准。

墙上满是挂钟。方的、圆的、长的。或阔面大额，或金铜银盆，或蛾眉凝脂，形状各异。老木橱里是座钟和闹钟，清脆的走声像雨打芭蕉，嘈嘈切切。

修好的手表皆平摊在面对老街的玻璃橱窗里，在早晨的太阳下闪闪发光，每只都做了记号、贴了标签。长三针的秒针在急急地走，短二针没有秒针，看似默不作声，时针和分针都指向相同的时间。

赵师傅说，手表一昼夜误差不超过一分钟，闹钟不超过三分钟，超过了就要来擦油。擦油后还是走不准，来拨快慢就可以了。

赵师傅修钟表童叟无欺，不讨价还价，不多收少算，价目表用颜体字端端正正地悬在镜框里：瑞士表擦油两元四。上海表擦油一元二。钟山表擦油八毛钱。闹钟擦油五毛钱。

十七钻的上海牌精巧大气，表壳薄、表面亮。九钻的海鸥、钟山牌不能与之比美。海鸥、钟山价格便宜，走时也挺

准，只是外壳厚笨，没有上海牌俏丽鲜亮。时人皆有向好之心，买表不易，偶得钟山表，也是托娘舅求大姨，勒紧裤腰带才买得。手腕上虽然亮了，终是心有不甘，便去找师傅换表面。上海牌表面总是脱货，换表面必须预约等候。一旦换成，外行人还真的看不出真假，只有看手表的厚度和表壳的光泽才知。

老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想和赵师傅交朋友。谁不想家里有个挂钟？谁不想手上块手表？生产队长都想有个闹钟，天天清早可以准时催社员出土。这种珍贵物件也会头痛脑热，给别人修理不放心，怕被换了零件，只有送到赵师傅这里来。

赵师傅当着你的面打开表盖，拨弄弄不收钱。不小心表面进了水、起了雾，每天走快跑慢几分钟，他都会给你耐心地擦干，拨正。还会告诉你，你的手表是全钢防水的，虽然表面起了水雾，里面的机件是不得事的。让你担忧而来，满意而去。老街人都尊重赵师傅，说他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。

老街上，泥匠、木匠、铁匠；圆作、方作、笆匠；箍桶的、劈篾的、缝衣的；镶牙的、整骨的、卖膏药的；钉秤的、敲白铁的、配钥匙的；照相的、画像的、写挽联卖花圈的……每个行当都人丁兴旺，就是赵师傅遵祖训不收徒弟。

为了把手艺传下去，赵师傅的大脚女人为他生了五个女儿。第一个女

儿取名叫兴弟，第二个女儿取名叫来弟，第三个女儿取名叫盼弟，第四个女儿取名叫换弟，第五个女儿取名叫招弟，后来诚心感动上帝，第六个果真来个带把的，于是喜天喜地，取名叫金狗。

手艺传男不传女，金狗从小在钟表堆里长大，却只是拆拆闹钟，给座钟掸掸灰尘，加几滴油，静不下心来去拆修手表。也不习惯戴着放大镜去摆弄头发丝粗细的齿轮和螺丝，凡事都有老赵挡头阵。

赵师傅是老街上最早的万元户，改革开放后，戴手表的人突飞猛进，几乎人手一只。

赵师傅却满脸愁容，眼睛动了手术后再也不能修表了。

只有金狗一直是乐呵呵的。智能手机普及后，许多商品消失了，老街上再也没有修钟表的铺子了。

赵师傅收藏的老钟、老表都成了古董，金狗把它卖了吃吃用用，活得很是惬意。

金狗说自己的眼光超前，如当年钻在手表堆里，也只是个空负一身本事的屠龙师。

赵师傅临走前对五个女儿说，我错了！……

江海采风

□孙建华



雀跃 袁建摄

传奇柳叶刀

——致敬梅西

□彭伟

我算不上是一个老年人，但算得上是一个老球迷。

1986年，墨西哥举办世界杯，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全部赛事。彼时，我满打满算才7岁。大叔父在如皋玻璃厂烧玻璃。他有一群工友都是铁杆球迷。大人们看比赛，我便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。不用说越位，就是门将属于哪一方，我都分不清。如今的记忆画面中，唯一残存下的就是些许瘦弱的马拉多纳夺冠后，大叔父激动地举起我，在电视前旋转。我记住了他们的快乐，也记住了阿根廷队。待到1990年意大利之夏，阿根廷队闯入决赛，惜败原联邦德国队。我已看明比赛规则，也看懂自己对于足球的喜爱滥觞于阿根廷，滥觞于球王——马拉多纳。

四年一个轮回，四夏一个盛宴，巴西、德国、意大利作为老牌劲旅，再次夺冠；法国、西班牙作为新贵，也已捧起大力神杯。早是两届冠军的阿根廷，何时才能第三次夺冠呢？球王马拉多纳已是明日黄花，不过阿根廷不缺天才，他们又有“今日黄花”——梅西。梅西获得众多荣誉，只差世界杯冠军，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新球王了。

时隔马拉多纳夺冠36年后，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在卡塔尔又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，对手是姆巴佩为首的法国队。作为老球迷，冬日晚上天寒，我开足空调，熬夜观赏决赛。比赛的气势，像希腊史诗那样荡气回肠；比赛的情节，像莎翁剧作那样跌宕起伏。上半场，梅西一个点球，抢先得分；一个妙传，又成功地拉起进攻的序幕。阿根廷队2:0法国队，一路领跑。半场过后，部分法国队球迷已经离场。我放心观赛，可是比赛还有10

分钟即将结束，我又揪心了。短短两分钟，姆巴佩如同苏醒的狮子，一记点球，一个凌空扫射。比分顷刻间变为2:2。我的心脏悬起：梅西能成为“斯巴达克”，征服那只法国“狮子”吗？挨进加时赛，梅西补射，阿根廷队再度领先，姆巴佩又赢得点球，比分3:3。最后迎来点球大战，此刻我心安然——众所周知，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是点球大战中发挥最为稳定的球队。不负众望，梅西又是率先破门，阿根廷队击败法国，赢得冠军。

目睹法国人的黯然神伤，阿根廷人的欣喜若狂，我思绪万千。本届世界杯赛场上最大的不幸是C罗的过早谢幕，未能上演梅罗对决；场外最大的不幸是老马的过早辞世，未能见证阿根廷足球的复兴。

种种不幸中的最大幸运是梅西夺冠。他完美谢幕——“暮年封王”世界杯。作为当之无愧的“金球奖”获得者，梅西的妙传，常常为人所赞：手术刀式的传球。若将这一妙喻更加细致些，纵看本届比赛，梅西的关键性传球，好比手术刀中的柳叶刀。不像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，有很大的弧度；不像C罗的流星剑，有很快的速度；梅西的柳叶刀传球，长度不长，弧度不大，像对阵荷兰队的妙传，抑或决赛的助攻，内脚侧一推，又或外脚背一翘，球画出首尾微弧，形似柳叶的线条，足以致胜。

梅西的点球射门，也有些许柳叶刀的方式，而且淡然对待。决赛中的第一个点球，众人还围着裁判喋喋不休，作为主罚者的梅西，竟然把足球当作篮球，在裁判背后拍了又拍。待到罚球，他散步式地射门——冷静地待到门前先做出补救动作，再即刻将

球推出一道小弧线，轻松入网。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，他极度轻松式的淡然，令人吃惊。我想起家乡历史上那位“吕端大事从未慌”的清中期皇帝戴联奎。在他之后还有清末帝王翁同龢又言：“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。”梅西的静气，肯定不是源自戴联奎、翁同龢，而是老球王马拉多纳。不信，就看点球大战中，梅西极具风险的射门，和马拉多纳如出一辙——张开双臂，缓缓走向足球，静心观察、等待门将先动，再迅速地推出柳叶刀式的点球。一样冒险，一样冷静，一样自信，是两位球王默契的相照，传承的见证。此时此球，不仅奏响新球王加冕的序曲，更是唱绝对老球王的悼念。

若论人生，梅西像极了马拉多纳。两位天赋凛然的足坛巨人都出身贫穷家庭。马拉多纳凭借足球赚到第一笔收入时，才能请妈妈去吃披萨。梅西的父亲也说过：阿根廷盛产世界上最好的牛肉，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奶奶，但那不属于我们。但是两位球王，从未放弃对足球的信仰。他俩正如李昌钰博士所言：真是“一生只做了一件事”——驰骋球场，成功规避“早熟的代价——早衰”，方成一代球王。

决赛后的颁奖典礼上，卡塔尔国王为梅西披上一件长袍。他手捧着大力神杯，仿佛手持权杖的老顽童，且走且停地走向队友。望着这位可爱的球王，想起他的柳叶刀，他的人生，更感觉他的可敬！

岁月物语

情感驿站

寿星外婆

□孙建华

外公是上世纪民国初如皋师范毕业生，当了一辈子的老师，其学生和周边熟人尊称外公为马先生。外婆本姓汤，也许外公是教书匠的缘由，邻里朋友们昵称外婆叫“马婆”。

外婆出生在清末的庚子年。那年头，民间女子缠足仍是普遍现象，当时外婆的长辈们倒是很开化，未让外婆裹足。这一看似小小的放足之举，给外婆带来的不仅仅是解脱了一生的束缚和痛楚，而且自小也萌生了开明开放的思想和行为。

外婆未上过学，却能背诵《三字经》等很多内容，说是儿时兄弟读书时在窗外听到的。外婆似乎有心算的特殊能力，买菜时往往卖菜的人还在计算，她早就算出了结果。外婆虽不识字但知道很多生活常识和哲理。她经常会结合日常生活讲一些谚语和俗语，比如，预测天气变化时有“早上烧霞、等水煮茶；晚上烧霞、热得直哈”“蜘蛛张网天气好，蜘蛛收网天落雨”等，正值农耕时有“种早不荒，起早不忙”等，提及健康话题时有“得仔儿安，须带三分饥与寒”等。每逢季节变化，外婆总会讲一些二十四节气的基本常识。盛夏夜晚纳凉，面对浩瀚星辰，外婆会指点北斗星的方位，讲述银河与牛郎织女的故事。

外婆生活起居很有规律。每天早晨六点前起床晚上十点前睡觉，一年四季周而复始。外婆喜欢听广播也喜欢看电视，特别是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，即便联欢晚会有多么精彩，十点前她依然雷打不动地休息。也许有如此规律，外婆能够在不看钟表的情况下基本准确地报出实时分。外婆还有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就是坚持每天起床后先喝一杯温开水再出门，外婆长寿的秘籍或许可以从中悟出一些养生的内涵：补充体内水分；增加身体热量；适当稀释血浓度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外婆晚间烧好开水，为了次日早起温水饮用而手捧篾竹水瓶回房间的画面，还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帘。

记得那段时间还是供给制，粮油肉蛋等都需要凭票供应，外婆特地在院子里搭起一个鸡窝，养了几只老母鸡，好长一段时间就是靠这老母鸡生的鸡蛋补给了家人的一些营养。取消供给制后，外婆仍然觉得鸡蛋是最基本的营养需求，坚持每天早餐有煮鸡蛋，还特别嘱咐蛋白与蛋黄一起吃，说是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脑白金和脑黄金。

勤俭持家是外婆那一代人经历多重苦难的特质。那时候家里还用蜂窝煤炉，外婆在烧煤过程中摸索出一些节省蜂窝煤的有效方法。比如：炉子风门开多大合适，换蜂窝煤何时最佳，封炉时候怎样把控，炉子周边的余热如何利用等等。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节能减排做到家了。到了寒冬季节，外婆为了“冬藏”而忙碌不停。将过冬的黄芽菜放置在阴凉处，并不时地搬动翻转以防损耗。选购性价比比较好的雪里蕻和白萝卜，然后用其独有的配方腌制出风味独特的酱菜。雪里蕻烧豆腐、雪里蕻盖浇面、葱炒萝卜干……回想起来就嘴馋，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外婆的味道”。

韧性坚强则是外婆从骨子里与生带来的。外婆年幼时曾得过一场大病险些夭折，可能正是历经这样的磨难，造就了外婆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。人们常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在与外婆相处的几十年里，外婆从未当过我们的面流过眼泪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我们的父母被下放劳动，外婆毅然决然撑起这个家，让全家度过了那难忘而漫长的岁月。邻里朋友赞誉外婆遇人遇事不卑不亢处变不惊，真是“坚强的马婆”！

外婆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。无论是艰难困苦的年代，还是生活有所改善的日子，外婆总是秉持着豁达向上的心境面对生活。外婆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：儿孙自有儿孙福！外婆会关心关爱子孙的成长，但从不干预子孙的工作与生活。两个舅舅平时与外婆不在一起生活，邻里们时常会跟外婆打趣：“您儿子好久没来看您啦！”外婆总是乐呵呵地以舅舅工作繁忙为由来自我回应。外婆平时也与邻居们聊聊天，总是以自身良好的言行维护邻居的和睦团结。有时为了烘托和谐气氛，外婆也会插科打诨说说“顺口溜”，逗得邻居朋友们哄堂大笑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生活故事。外婆是经历过三个世纪的百岁人瑞，自有长寿的道道，观察外婆的生活我们可以悟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

破孤闷

□刘伯毅

朋友相聚，有时也去茶楼，话题自然离不开茶，若问喝茶到底有何作用？茶友们也是各有心得，而我，主要是破孤闷。

破孤闷这一说法，来自唐朝诗人卢仝《七碗茶诗》：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这里七碗茶诗，我认为是喝茶的七种境界，不是喝到第七碗茶，人就羽化成仙了，诗中第三种境界就是喝了以后，心中只有道了，肚子里整齐排列五千卷文字。我离这种境界，这种水平还有很多差距，只能归为第二种境界，破孤闷了。

破孤闷是心境的需要。尽管茶分好几大类，也有多种味，但苦味是茶的最基本的味道。茶是苦的，喝茶的人心也是苦的，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说：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，可能有些夸张，但人在社会上，想要温饱，想要发展，肯定离不开竞争，甚至有时是抢夺，往往“不如意者十之八九”。既然生活是苦的，喝苦茶不是加倍苦么？其实不然。苦茶对苦心，不是苦苦相逼，而是苦苦相连，苦中存香，苦尽有甜。茶就是这样，被开水冲泡，芳香就自苦集来，喝一口，苦中带涩，涩中有甘，生津通气，舒心解乏，人好像得到了许多滋润和慰扶，人生的苦味也减去了几分。

前两年，相遇了一位从京城来通州的书画家，为当地一位朋友书写了一条横幅，四个字：茶洗心尘。顿时，我知道，这位书画家懂茶爱茶，熟悉茶的习性，一语惊人。几个月后，我电话里请通州一位书法家写这四个字，等我几天后上门去取，一看他写成了“茶语心尘”，我一想也很有道理。茶语心尘，是过程，是人和茶的对话，是茶客之间的交流，既然生活中有许多烦心事，喝茶时相互说说聊聊也解脱了不少。茶洗心尘，是结果，是人和茶、人和人交流对话后的精神升华，我也把“茶语心尘”喜滋滋地拿回了家。无论是茶语心尘，还是茶洗心尘，只要乐在其中就好。因为只有真心喜欢，才能端起茶杯，忘掉俗事，赶走孤闷。

真心喜欢茶的人很多，过去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乞丐，一日到某富人家：“闻道贵府茶甚好，可否赐一杯？”富人讶异：“你这乞丐，还懂茶否？”便送他一杯，丐道：“茶是好茶，可惜尚没醇厚，是新壶故也。我有老壶，可冲茶。”取来老壶泡，果然好茶。富人便说：“卖我如何？”丐道：“此壶一半价两，我不卖。”富人心热，仍要买。丐道：“此壶我留一半卖一半，如何？”“此话怎讲？”“就是你给五十两给我，壶放你家。”产权我还占一半，我俩共享。”富人答应了。过去听这个故事，我只觉得这是两个茶痴，两个呆人，现在明白了，人有了爱好，比如喝茶，就可以舍去很多，可以脱离人世的藩篱，进入一种凌空蹈虚的无我之境。实际上，他们早已破了“孤闷”，拥有了人生的大智慧。

